



1931年,老舍夫妇在济南南新街。

□许志杰

冰心先生曾经这样说过:一个“人民艺术家”“语言大师”“文艺界的劳动模范”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,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,也各有其一方面,从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,许多股光柱聚合在一起,才能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!

舒舍予,原名舒庆春,笔名老舍,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文学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,官方行文称之舒舍予教授,师生则习惯称老舍先生。从1930年7月到1934年9月及1937年8月到年底,老舍两次在齐鲁大学任教,时间约合四年六个月。主编《齐大月刊》,撰写《文学概论讲义》,创作了大量的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、译文,访古交友,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,是他丰富的人生履历中第一个黄金期。

老舍说,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,在这里他娶妻生子,幸福满满。而他在《齐大月刊》连载的《一些印象》,说出了对济南的心里话。

1930年老舍31岁,从英伦归来,可谓意气风发。8月13日下午,艳阳高照,当他提了两个很洋气的英式皮包走出济南站时,已是汗流如浆。7月,是济南一年中最热的季节。何况又是人声鼎沸、摩肩接踵,与伦敦清静人稀的景象相比,济南实在是太过热闹了。老舍在他主编的《齐大月刊》上连载的《一些印象》之第一篇中说:“到济南来,这是头一遭。挤出车站,汗流如浆,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,或者说挤跑了;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,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;那么,‘相对论’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?”这是初来乍到的老舍对赋有泉城美称的济南的第一印象。他接着写道:“挑选一辆马车。‘挑选’在这儿是必要的。马车确是不少辆,可是稍有聪明的人便会由观察而疑惑,到底那里有多少匹马是应当雇八个脚夫抬回家去?有多少匹可以勉强负拉人的责任?自然,刚下火车,决无意去替人家抬马,虽然这是善举之一,那么,找能拉车与人的马自是亟须。”接下来,老舍花了很大的篇幅写了自己与车夫讨价还价,以及行李被甩出马车的虚惊。“也不知怎的,我的行李好像被魔鬼附体,全由车中飞出来了。再一看,那怒气冲天的御者一扬鞭,那瘦病之马一掀后蹄,便轧着我的皮箱跑过去。皮箱一点也没坏,只是上边落着一小块车轮上的胶皮。为避免麻烦,我也没敢叫御者告诉他,万一叫‘我’赔偿呢!同时,心中颇不自在,怨自己‘以貌取马’。哪知人居然能掀起后蹄而跑数步之遥呢。”老舍年初刚从发达的英国回来,此情此景,与他在英伦所见反差极大,英国的大中小城市已经完成汽车替代马车的历史性更新换代,这也使离别祖国六年的老舍颇有新鲜之感,写来并不沉重。

老舍善讲故事,这个济南火车站寻马车的经历听来就一段很有体验的故事。好在,接下来老舍无须再去寻马车了,齐大文理学院的林济青院长亲自带着一辆马车到车站接他。“幸而济青来了,带来一辆马车。这辆车和车站上的那些差不多。马是白色的,虽然事实上并不见得真白,可是用‘白马之白’的抽象观念想起来,到底不是黑的,黄的,更不能说一定准是灰色的……行李,济青和我,全上了车。赶车的把鞭儿一扬,吆喝了一声,车没有动。我心里说,马大概是睡着了。马儿是人们最好的朋友,多少带点哲学性,睡一会儿是常有的事。赶车的又喊了一声,车微动。只动了一动,就又停住,而那匹马确是走出好几步远……一路之上,总算顺畅。左轮的皮带掉了两次,随掉随安上,少费些时间,无关紧要。马打了三个前失,把我的鼻子碰在车窗上一次,好在没受伤。跟济青顶了两回牛儿,因为我们俩是对面坐着的,可是顶牛儿更显着亲热。设若没有这个机会,两个三四十的老小伙子,又焉肯脑门盯脑门玩耍呢。因此,到了大学的时候,我模仿着西洋少女,在瘦马脸上吻了一下,

表示感谢它叫我们得以顶牛的善意。”

这位与老舍顶牛的三四十岁的老小伙子林济青,就是老舍到齐大教书的介绍人。林济青毕业于齐大前身的广文学堂,191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,此后在美国获得工程学硕士,回国后任齐鲁大学地质学教授,1930年初出任文理学院院长。此前,或者说当下,齐鲁大学正经历一场起于1929年10月27日的学生风潮,当时占领济南的日军刚刚撤离。这是个星期天,受到中国人收回济南的鼓舞,有60多名文理学院的学生高举大旗,呼喊口号,鼓动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院长。时任文理学院院长是外国人劳天斯却勒(又译罗天乐),学生要求面向全国选择优秀的中国学者担任院长。周一,学生罢课,提出的条件再升级,要求校长李天禄辞职。李天禄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,1923年被聘为齐大教授,担任文理学院院长。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外国人不得担任大学校长,1928年底李天禄代理校长,1929年7月正式出任校长,成为齐大自1864年设立以来担任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,同时也成为齐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之一,11月,李天禄在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中辞去校长之职。学生的要求并未因校长辞职而收紧,反是再次组织收回教育权大同盟,表示不达收回教育权的目的,誓不罢休。从此,齐大进入一年半的校长空缺期,直到1931年3月孔祥熙紧急救场,担任了三个月的齐大校长,才算度过这段艰难时光。

林济青是齐大文理学院分制之后的第一任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,师生公认的办事能力强,愿意为学校 and 师生员工办事的管理者。老舍从第一次踏上济南的土地,就与林济青同乘一辆马车,顶着牛进入齐鲁大学文学院,从此开始了四年多的同事和朋友关系。

老舍的《一些印象》一直写着,第二篇发表在1930年11月10日出版的《齐大月刊》第一卷第二期上,“上次谈到济南的马车,现在该谈洋车”……

第三篇《一些印象》发表在《齐大月刊》第一卷第四期:“由前两段看,好像我不大喜欢济南似的。不,不,有大不然者!有幽默的人爱看,看了,能不发笑吗?天下可有几件事,几件东西,叫你看完了而不发笑的?不信,闭上一双眼,看你自己的鼻子,你不笑才怪,先不用说别的。有的人看什么也不笑,也对呀,喜悲剧的人不替古人落泪不痛快,因为他好‘觉’,设身处地地那么一‘觉’,世界上的事儿便少有不叫泪腺要动动作的。哦,原来如此。”

“济南有许多好的事儿,随便说几种吧;葱好,这是公认的吧,不是我造谣生事。听说犹太人少有得肺病的,因为吃鱼吃得多。山东人是不是因为多嚼大葱而不患肺病呢?这倒是值得调查一下,好叫吃葱的女士不必说话害羞得用手掩着嘴。假如调查结果真是山西、河南、广东因肺病而死的比山东多着七八十个(一年多七八十个,一万年要多若干),而其主因确实因为口中的葱味使病菌倒退四十里。”

初来的老舍被安排到校内办公楼的教工临时宿舍,与他比邻的是历史学家张维华,老舍对齐鲁大学印象十分好,他专为暑假中的齐大写了一篇《一些印象》,文道:“到了齐大,暑假还未曾完。除了太阳要落的时候,校园里不见一个人影。那几条白石凳,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,变成了我的临时书房。手里拿着书,并不见得念,念地上的树影,比读书还有趣,我看看,细碎的绿影,夹着些小黄圈,不定都是圆的,叶儿细的地方,光也有时候透出七棱八角的一小块。下黑驴似的蚂蚁,单喜欢在这些光圈上慌手忙脚地来往过。那边的白石凳上,也印着细碎的绿影,还落着个小蓝蝴蝶,振着翅儿,好像要睡……真静。往南看,千佛山懒懒的倚着一些白云,一声不出。往北看,圩子墙根有时过一两个小驴,微微有点铃声。往东西看,只看见楼墙上的爬山虎。叶儿微动,像竖起的两面绿浪。往下看,四下都是绿草。往上看,看见几个红的楼尖。全不动。绿的,红的,上上下下的,像一张画,颜色固定,可是越看越好看。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,偷偷地移动,好似唯恐阳光阴知似的,那么偷偷地动。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,花衣裳特别花哨,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,花儿也更红,叶儿也更绿了似的,好像她的花衣裳要带着一群颜色跳起舞来。小女孩看不见了,又安静起来。槐树上轻轻落下个豆瓣绿的小虫,在空中悬着,其余的全不动了。”

如此之美好的齐大校园,放到今时,当是一篇多好的宣传广告文,无人可比。又有多少青年学子,读着老舍的文,直奔美妙静谧的齐大校园。好在,老舍先生笔下的齐大校园还在,现在是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,楼还在,树高了,爬山虎更加旺盛,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,还在偷偷地移动……

《一些印象》,老舍共写了七篇在《齐大月刊》连载,其后他写了很多篇关于济南的散文随笔,多发表在《华年》杂志,一篇比一篇写得深入,一篇比一篇更加了解济南,从浅显的一般性认识,到从物到人,由外及里,非常精彩,给济南这座城市带来无限风采。可以见得,老舍是多么爱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## 寻根探源“不夜村”

□陶遵臣

据史料记载,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的前身,就是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的一座“不夜城”。这座城是一座县城,名字就叫做“不夜”。该村位于荣成的北部,东邻埠柳镇驻地。

《荣成县志》并没有明确记载不夜名称的由来,这是因为,自古以来“不夜”的出处一直存有争议。目前关于“不夜”的由来,汇总起来有四种说法。

其一是“有日夜出说”。古代地方志认为不夜县因太阳于夜间出现而得名。此说最早见于《齐地记》:“古有日夜出,见于东莱,故莱子立此城,以不夜为名”。此说经唐代学者颜师古引用,流传最广。宋代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也因袭此说;其二是“近日说”。代表人物是清代宁海州(今乳山市午极镇)人,有“文名甲东海”之称、曾任河南滑县知县的张崧。他写过《不夜城考》,认为不夜近于日出之处,最先看到太阳,因此直接以“不夜”为名;其三是“东夷语言说”。现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,较早注意到汉语地名中的“不”字可能来自古代中国东部滨海民族的语言。周振鹤、游汝杰等历史学家也认为,不夜之“不”字,并非否定意解。“不”字可能来源于黄海沿岸的古代民族语言;其四是“古名夜易说”。道光《荣成县志》记载,不夜城附近常有古代刀币出土,其文曰“夜易止保货”,则不夜又名夜易。

不夜村历史悠久,周边地形也相对平坦,因此规模也较大。人口最多时,将近千户,虽然没有城郭,但东西南北布局相当整齐。据历史记载,不夜县当时所管辖的范围在东牟(今牟平)以东的广大地区,包括今天的文登市大部分地方,环翠区和荣成市全部,可谓地域广阔,物阜民丰。

与不夜有关的远古时期著名历史人物有两位,一位是上溯到战国时期的田单。他是田齐时一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传奇将领,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、政治家,为齐国一代名将贤相。当时不夜称为夜邑,田单因功曾被齐王分封为“夜邑万户”;另一位是西汉初期的虫达,今安徽砀山人,率家乡37人随从刘邦起事,定三秦,破项羽,被封为曲成侯,后改封夜侯,食邑四千户。这里的“夜”是指当时的“不夜县”还是指当时的“掖(夜)县”,历史上记载并不清楚。

清康熙五十五年(1716)至雍正五年(1727)任文登知县的王一夔,曾来到他治下的不夜古城巡视,并留下《古城不夜》的诗作:孤城曙色出云霞,地处苍山碧海涯;日上扶桑当户晓,月中烟火有人家。阡陌胜事安耕凿,井邑居民乐岁华;十载我为司牧久,升平时与话桑麻。诗中把不夜的美景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境况,徐徐道来,作为一县之宰,王一夔此时的心境很是得意。

道光年间主政荣成县的知县李天鹭对不夜城也要进行一番赞叹,他在诗中写道:孤城树色晓苍茫,东国当年有保障;春到海天人不寐,宾临阳谷月无光。风清泥畏三更露,雨足闲锄十亩桑;几载空劳惭抚字,愿听击壤继陶唐。

李天鹭看到自己治下的不夜城,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过着世外桃源般恬适安逸的生活,自己也充满了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。在这些主政者看来,一个地方景色优美与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,应该是相辅相成,天人合一,如此才能构成一幅优美的人间图画。

作为在不夜古城旧址上建立的村庄,不夜村在历史上也出土过不少文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这里曾出土发现了鼎、壶、青铜兵器、青铜樽、半两钱等。

道光版《荣成县志》记载,此时的不夜古城“遗址尚可识”。不夜古村原坐落于古城遗址北,故世代村民习称村前遗址为“南城”。上世纪50年代,“南城”仍可见夯土墙基和城门残垣,附近数十座汉代冢墓仍保存完好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,由于不夜村逐渐向南迁建,所以古城遗址现今大致被压在新迁建的不夜村下及以南地区。村民俗称今村中南北大街以东叫“东城泊”,以西叫“西城泊”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不夜古城遗址文化堆积厚约1~1.5米,地下文物极为丰富。今不夜村周围地表露出的古代砖瓦残片随处可见。上世纪60年代整地前,“南城”一带农田间的瓦砾堆积可达一人之高。历年所采集的标本中,建筑材料类有陶水管、大板瓦、千秋万岁瓦当和菱形纹砖等,皆为战国、秦、汉时期。器皿类以泥质灰陶、夹沙灰陶和夹滑石黑褐陶为主,器形有大罐口沿和大盆口沿等。

1985年夏季,在不夜村西北出土了西汉高后时期的半两钱一罐,重5公斤,20世纪80年代还出土了一只鼎、一把壶,形制为西周中期铜器。1992年冬,在不夜村前扩修公路时,挖掘出大批砖瓦和陶器片,在村东南路段发现六口古井。在村西南路段露出大面积红烧土,可见部分南北30米、东西40米。在红烧土中发现不少一侧饰菱形纹或网纹的榫砖。

投稿邮箱:

qlwbrwq@163.com

【史海钩沉】

## 老舍对济南的一些印象